

現代翻譯小說選

茅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重慶第一版

現代翻譯小說選 一冊

渝版熟料紙本

定價國幣捌元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必究

編輯者 盾

發行人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貴陽重慶成都廣州

發行所 文通書局

上海昆明長沙

現代翻譯小說選總目

一 緒言

茅盾：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一

二 英國之部

和雷細奧·斯帕金斯（迭更司）鄒綠芷譯……………三一

一杯茶（曼殊斐兒）陳西澄譯……………五四

攸萊麗的房子（哈蘭）柳無忌譯……………六五

患難中的友人（毛恩）亦代水拍譯……………七六

目睹者（參桑）王家楨譯……………八三

三 美國之部

患癩病的郭老（傑克·倫敦）天虹譯……………九一

小兵與將軍（海明威）俊珊譯……………一二二

保安隊員（約翰·史坦培克）亦代水拍譯……………一二二

唱歌班的歌童們（薩洛揚）胡仲持譯……………一三一

隧道裏的人（馬爾茲）柳無垢譯……………一四七

魔術（坡特）林秀精譯……………一五八

四 蘇聯之部

二十六個和一個（高爾基）秋白譯……………一六三

學恨（蕭洛霍夫）佚名譯……………一八二

旗（卡他也夫）佚名譯……………二〇四

一個哥薩克女人的兒子（西蒙諾夫）佚名譯……………二一三

春天（吉洪諾夫）佚名譯……………二三〇

穿過火網（伊凡諾夫）曹靖華譯……………二三八

老人（格洛斯基）曹靖華譯……………二四五

黨證（瓦希列夫斯基）曹靖華譯……………二五三

五 法國之部

聖母的賣解人（法朗士）徐蔚南譯……………二六三

牆 (沙特耳) 荒 蕪譯	二七〇
失鳴鳥 (密萊) 黎烈文譯	二九四

六 德國之部

在廳子裏 (斯托姆) 巴 金譯	三一七
伐魯克怎樣訂了婚的 (亞柏斯) 林 爾譯	三二四
朱 雷 (烏爾夫) 綠 原譯	三三九

七 日本 意大利之部

小貓的死 (綠川英子) 喬 譯	三七七
巴黎之旅 (西龍) 荒 蕪譯	三八二

八 捷克 塞爾維亞 西班牙之部

曼 歌 (奧士勃·加侖太) 馬 耳譯	四一三
教 育 (貝拉·巴拉慈) 侍 桁譯	四二一
三個棄兒 (亞恭納達) 北 芒譯	四四二

緒言

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

戰時的文學工作有不少技術上的困難，戰時的文學作品和作者更遇到無數不合理的外來的干涉和壓迫，這是近幾年來大家親身受到的，用不着詳細訴說了。但不論客觀條件是多麼困難，環境是多麼惡劣，也不必諱言，我們從事於文學工作者主觀的努力還很不够，然而近幾年來我們的創作多多少少也表現了這時代的面目。這時代的特徵是：曙光雖已在望，但黑暗勢力尚很猖獗，人民大眾已經覺醒，開始走上歷史的舞臺，但數千年的傳統的負荷尚絆住他們的脚步，知識份子眼中是雪亮的，心頭卻說不出的苦悶。我們的新文學可說是剛剛進入了成年時期便遇到這樣偉大而艱苦，活躍而又矛盾的時代，這考驗是實在嚴重，然而，即使近幾年來新文學的成就遠落在時代之後，幸而尚未走入歧途，也還保持着「五四」以來光輝的傳統。

同樣的，這幾年來，在介紹外國文學這方面，我們也保持着「五四」以來光輝的傳統，或者竟可以說，總觀這幾年來翻譯工作的成績，我們有理由覺得頗足自傲。

生活的不安定，工作報酬的微薄，乃至工具書之不能具備，精善原本之難得，——這一切，

都能影響到近幾年翻譯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譯本的質；但是屈指一數，這幾年來譯作範圍之廣闊，不亦大可說明我們的從事於外國文學之介紹者非但不曾在重重困難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發的麼？從古典文學直到當代的戰爭文學，從古代希臘直到今天流離失所還沒有自己的祖國的猶太民族，史詩，戲劇，詩，小說，我們的翻譯文庫真可以說一句琳琅滿目，爲了輸進新的健康的血液，優秀的世界文學的傳統，我的翻譯工作者曾經怎樣地克服困難努力工作啊！這給與我們的年青的新文學的幫助，實在未便估計得太小。

二

大概說來，這幾年的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可以分爲前後兩期：前期從「七七」抗戰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後期則自太平洋戰爭發生直到現在。前期的介紹工作主要是在蘇聯的戰前作品（蘇維埃文學中劃時代的長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後期呢，則除繼承前期的工作而外，又把注意普遍到英美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了，——不用說，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是尤其介紹得多的。（比較之下，蘇聯的戰前作品是介紹得少些了。）

有一點值得提起注意。這便是不論前期後期，介紹世界古典名著這一工作是始終堅持着的。介紹世界古典名著的工作由來已久，可以說，自從「五四」以來，系統地翻譯古典作品的呼聲不曾斷歇過，而事實上也有了若干卓越的成績了，雖然還不能說是怎樣有系統的。但是，這一工作之成爲一種風氣，乃至隱隱然成爲一種運動，卻是近年來的事。到現在，這一風氣還是蓬蓬勃

勃地，大部的譯作正在陸續問世，而一作數譯亦屢見不鮮。大約的算一算，遠自古代希臘，近至十九世紀諸大家，已譯的名著就有愛斯古里斯的「亞格曼農王」（葉君健譯，時與潮社），攸里辟得斯的「特羅亞婦女」（羅念生譯，出版家未詳），但丁的「神曲」（于廣虞譯，已譯者為「地獄曲」，現正連載於「時與潮文藝」三卷至四卷）；莎士比亞的作品則有曹未風譯的四五種（皆文通書局出版），以及曹禺譯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文化生活版），柳無忌譯的「凱撒大將」（五十年代社），楊晦譯的「雅典人臺滿」（新地出版社），印有真試譯的「知法犯法」（生活總經售）；至於十八九世紀諸大家的名著那就譯得更多了，僅舉其所知，則有薩克萊的「浮華世界」（左登今全譯，正風出版社），司各德的「劫後英雄記」（陳原譯，五十年代社），迭更司的「雙城記」（已有兩譯本，許天虹譯，文化生活社，及唐錫如譯，文通版，未出），吉辛的「四季隨筆」（李震野譯，時與潮社），拜倫的「曼菲爾德」（施白譯，出版家未詳），「哈羅爾德的旅行及其他」（袁水拍譯，文陣新輯，生活版），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未修斯」（方然譯，雅典版），雨果的「悲慘世界」（徵林譯，已出第一二兩部，全共五部，自強出版社），盧騷的「懺悔錄」（沈起予譯，作家書屋），大仲馬的「三劍客」（徐仲年全譯，正風出版社），「幾度山恩仇記」（徐蔚南譯，五十年代社），巴爾札克的「從兄蓬斯」（穆木天譯，出版家未詳），「偽裝的愛情」（諸候譯，原為自強出版，今未詳），左拉的「萌芽」（倪明譯，出版家未詳），「夢」（馬宗融李劫人譯，正在「抗戰文藝」連載中），斯丹達爾的「紅與黑」（趙瑞霖譯，作家書屋版），還有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梅禮美的「女神」（皆趙瑞霖譯）

聞皆在排印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譯，商務上海版，今已絕版），「歌德與悲多汶」（梁宗岱譯），「悲多汶傳」（陳占元譯），普式庚的「歐根·奧涅金」（呂焚譯，文風版，另有魁夫譯本，作「歐根·奧尼金」，桂林絲文版），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郭沫若高迪譯，五十年代社），「家庭幸福」（方敬譯，出版家未詳），「愛的囚徒」（阿明譯，出版家未詳），「安娜·卡列尼娜」（周覓譯，學藝版），萊蒙托夫的「畢巧林日記」（卡之琳譯，出版家未詳），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巴金譯，文化生活社），「靜靜的河流」和「不幸的少女」（皆趙蔚青譯，文化生活社），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兩兄弟」（耿濟之譯，良友版），「白癡」（高滔宜閑合譯），「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荃麟譯），（以上兩書皆文光版），「死屋」（莊言譯，水手版），契可夫的「櫻桃園」（焦菊隱及滿濤二譯本），等等。

以上所舉，遺漏必多。例如若干選譯的合集和短篇集就不曾算進去。還有，現尚健在的歐美偉大的老作家，如蕭伯納，紀德，德萊塞等的作品，近年來也新譯了不少，我們也都未曾列舉。如果當作一篇翻譯作品的目錄來看，那當然，上面所舉示的實在太不完備了。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開一篇目錄。我們的用意只在借此顯示近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是多麼活躍，而翻譯的重心所在又是那一方面罷了。

三

介紹世界古典名著之成爲一種風氣，意義是重大的。如果以爲這是「與抗戰無關」的工作，

那不免是皮相的看法。或者，又以為這是在森嚴文網之下文藝工作者「逃避現實」的行爲，那更是厚誣了翻譯家。至於第三種的說法，認爲這是創作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而現代的歐美作品也已不能引起深刻的印象，結果唯有古典名著尙足耐人咀嚼，讀者有此要求，出版家復推波助瀾，乃遂蔚然成爲一種風氣；這一說，其實亦似是而非。

在我看來，這一風氣之形成，一方面固然不能說它和文網之嚴密，發表的自由太少，因而迫使一部分的文學工作者暫以研究工作爲寄託，這一事實有相當關係，但另一方面，自從「民族形式」一問題被提出，而且經過論戰以後，對於研究世界古典名著，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因而介紹世界古典名著一工作，也就有了新的意義。簡言之，近幾年來的「古典作品熱」，和抗戰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今天我們是在新的認識上，在遠大的目標上，而也是在新文學發展的新的階段上，來從事於世界古典名著的研究與介紹的。因而這一工作的評價就不能不高。因而這一風氣之形成，意義就非常重大。

同時我們也不必諱言，在一種風氣之下，會生出來了投機。牟利的書商固然手脚最快，而貪圖省力的所謂「譯者」也是不甘落後的。粗製濫造，乃至竊取戰前已經出版過的他人譯作而稍稍改頭換面，混充新譯，這樣的事，亦已露其端緒，這是會妨害了忠實將事的翻譯工作者的。但雖然難免要發生這些副作用，卻無損於這一風氣本身的光輝。

四

關於蘇聯文學的介紹，不論是蘇德戰爭以前的作品或以後的作品，不論在質在量，都可以說是成績極大的。愛好蘇聯文學的讀者，也可以說在讀者羣中佔有頗大的比例。沒有讀過高爾基的文藝青年恐怕簡直沒有。這樣普遍的熱心，理由是也頗爲簡單的。在今天，除了抱有成見和偏見的冥頑者而外，誰不想認識蘇聯了解蘇聯呢，而讀蘇聯的文學作品便是爲認識和了解之一大助。

再深一層看，當自己的民族解放事業尙在最艱苦階段上奮鬥的時候，對於表現了自己決定自己命運，創造出人類的地上樂園，而且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拯救了人類命運，推動了歷史前進的蘇聯文學，自然不能不發生深厚的興趣；不，豈但是深厚的興趣而已，直將由此認識真理，提高勇氣。

依據這樣的觀點來看近幾年中翻譯的蘇聯文學，不能不說這一工作是值得稱讚的。

大略的算一算，近年來翻譯的蘇聯作品約在三十種左右，（短篇小說的合集每部作爲一種）。總字數六百萬上下。在戰時的出版條件下，這一個數目實不算小；然而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將蘇聯文學中優秀的作品介紹了一小半，我們只可說已將蘇聯的卓越的文學作品翻譯過來小小一部分罷了。而在這小小一部分中，我們的翻譯工作者值得引以自慰的，就是凡屬享有國際榮譽的傑作，差不多我們都有了譯本了。例如新近逝世的A·托爾斯泰的偉大巨著「彼得大帝」，榮膺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第一獎的，有適夷的譯本，（上海出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頓）；以第一五年計畫第一一年中的烏拉爾區工業建設爲題材的卡泰耶夫的巨著「時間，前進呀！」（原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則有林淡秋的譯本；同一作者的另一傑作「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則有曹

靖華的譯本；榮膺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戲劇獎金的首獎，卓越地描寫了十月革命的暴風雨般的威力及其偉大的領袖，表現了工人與農民團結一體時無產階級的領導任務，創造了新典型新技巧的包哥廷的「帶鎗的人」，有葛一虹的譯本；此外，還應提到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曹靖華譯）A·托爾斯泰的「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一名「麵包」，這是十月革命時代斯大林指揮裝備不全的紅軍打垮了德國干涉軍，扭轉了戰局的史詩般的傑作，察里津因此改名為斯大林城；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又和二十五年前一樣，大敗德寇，扭轉了全盤的戰局），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令人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從暴風雨所誕生的」（王語今譯），左琴柯的「新時代的黎明」（一虹譯），果爾巴托夫的「三天」（泰似譯，寫德波戰爭波軍潰敗，波政府逃亡，紅軍開進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合作），「鼓風爐旁二十年」以及半部的「鋼鐵怎樣鍊成」。

蘇德戰爭以後，我們翻譯工作者的視線自然而然都集中在反法西斯的戰爭文學了。除了許多在期刊上發表的翻譯的短篇小說和詩歌而外，長篇的作品，主要的就有下列數種：

「俄羅斯人」，劇本，C·西蒙諾夫作，梓鳴譯。作者還很年青，這是他的第二個劇本，戰時他寫了第一個劇本「從我們城市裏來的人」即享盛名，曾得斯大林獎。「俄羅斯人」寫戰爭初期紅軍的壯烈故事，演出後立刻得到全蘇人民熱烈的歡迎，並且又在英美等國到處受到歡迎。這一劇本預言了反法西斯戰爭之必然的勝利。

「侵略」，劇本，李昂諾夫作，曹靖華譯。這是把德寇佔區內人民的反抗和德寇的暴行表

現了蘇聯人民之偉大品性：爲了真理和自由，至死不屈。

「前線」，劇本，考納丘克作，聊伊譯，這一位得過三次斯大林文藝獎（一九四〇，四一，四二年），曾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副委員長，現任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委員長，還很年青，不過三十九歲。這一個劇本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紅軍中一些曾經立過大功而現在卻故步自封，犯了錯誤的高級將領。蘇聯作家梯航諾夫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上曾說：「大家都知道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的巨大的社會意義，甚至就是當它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都變得陳舊了的時候，它還會作爲一個歷史劇而永遠流傳下去。」

「虹」，小說，瓦希列夫斯卡作，曹靖華譯。這一位卓越的女作家，原籍波蘭，也不過三十九歲，在這次戰爭以前她的文學天才就已得到普遍的認識。「虹」會得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文藝獎金的首獎，又被拍爲電影。這一部巨著是取一個暫時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村莊作例子，寫出敵後的婦孺老弱怎樣英勇苦鬥，終於和游擊隊聯系起來，把佔領軍趕走。

「復仇的火焰」，巴甫林科作，小說，茅盾譯。這是蘇德戰爭第一年冬季在伊爾曼湖森林區域一枝不滿百人的游擊隊，如何克服困難，堅持正確路線，終於壯大起來的故事。原名爲「俄羅斯故事」，作者在戰前就已從事文學活動，寫了好幾本優秀的作品。

「不朽的人民」，小說，葛洛斯基作，林陵譯。作者另有一短篇「生命」在蘇聯亦甚被重視。這一長篇小說寫的也是一九四一年初秋，紅軍且戰且退的艱苦時期。主題是兩種力量的鬥爭：豺狼本性的侵略軍和抱着崇高理想且願以身殉的蘇維埃人民及其紅軍。在描寫正面戰場的作

品中，這是首先出世的傑作。（此書又有另外兩種譯本，但尚未出版。）

「爲祖國而戰」，小說，蕭洛霍夫作，陳瘦竹曾譯其一章（時與潮文藝第三卷）。這一部繼「靜靜的頓河」以後的巨著，也是寫正面戰場的，篇幅甚巨，據一九四四夏季的材料，則此書尚未寫完，在蘇聯發表的，也只是一部分，可是已經引起了很大的讚賞了。

至於短篇小說的合集，（例如「飢民們的橡樹」，奉似莊壽慈合譯，內收蘇俄作家九人，西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等作家七人之作品共二十一篇，多戰前之作，「夢」，曹靖華譯，內爲卡泰耶夫等十七人之作品二十三篇，半爲戰後作品，「死後」，王元譯，內爲班菲羅夫等七人之作品七篇，則全爲戰後作品，「藍圍巾」，茅盾等譯，內爲索勃列夫等六人之作品七篇，亦均爲戰後之作），以及見於預告而尚未出書的戈寶權曹靖華等的譯作，這裏未及一一列舉。也還有不少散見於各期刊乃至報紙副刊上的翻譯短篇小說，詩，獨幕劇，甚至中篇，（例如曹靖華譯瓦希列夫斯卡的「母與子」中篇小說，及梓鳴譯的兒童劇），更只好從略。但是單看了上面所舉示的，已經足以表示我們對於表現着「不可屈服的人民」的偉大力量的蘇聯文學會經是如何熱烈的了。而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英美，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不也掀起了同樣的蘇聯文學的熱潮麼？

五

照上面所敘述的看來，我們介紹的蘇聯戰時文學作品完全是描寫前方和敵後的。這是很自然

的事。然而戰時的蘇聯文學也還有許多取材於歷史的作品。特別是劇本最多。歷史上俄羅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英勇的鬪爭在這次反法西斯的愛國戰爭中，對於人民的激勵是非常有力的，不少的第一流作家就在這方面勤奮工作；現在，歷史題材的作品已經在蘇聯戰時文壇佔有了重要的地位，而取材於歷史也成爲一時風尚。

戰爭以前，這一風氣就已發動了。巴克台萊夫(Bakhterev)和拉蘇莫夫斯基(Razumovskiy)的「蘇瓦洛夫元帥」，蘇羅維圭夫(Solovyov)的「庫圖佐夫元帥」，以及考契可夫(Kochetkov)和李潑司凱洛夫(Lipkatorov)的「娜特士達·杜羅娃」(這是一八一二年對拿破崙戰爭時名噪一時的女英雄，她改扮男裝，用了假名，參加了一個驍騎兵聯隊作戰)，都是極成功的劇本。而一八五四—五五年的塞巴斯托波爾的保衛戰尤其是作家們愛好的題材，寫了不少的新劇本。

戰爭爆發以後，蘇聯的作家們往更遠的古代發掘題材了。巴耶特鮮夫(Bayadjiyev)和奧爾加·福爾西(Olga Forsd)寫了「芙拉迪米爾親王」，這是十世紀末和十一世紀初的故事。列托夫斯基(Litovskiy)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則根據了十三世紀的歷史。新近逝世的大作家A·托爾斯泰在逝世以前正從事於規模偉大的把沙皇伊凡四世(就是通常稱爲「可怖的伊凡」的)作爲中心的三部曲。在小說方面，塞爾格也夫·忒森斯基(Sergei Sergayev-Tsenskiy)的「大卷巨著「塞巴斯托波爾之裁判」，最爲卓越，曾得一九四〇年的斯大林獎。戰爭爆發以後，這位作家又寫了一本新小說「勃羅西洛夫的突破」，(一九四三年)，博得了很大的讚揚，這是根據上次大戰的史實，一九一六年舊俄名將勃羅西洛夫在西南戰場突破了德奧軍隊的防線，沿數百公里的前線突進

了一百公里以上，降俘四十萬人，敵軍死傷一百五十萬人。這一偉大的突破，迫使德軍從西線抽調了二十四個師團來增援，而且使得凡爾登要塞的圍攻也鬆弛下來，西線緊張的形勢一時爲之緩和。小說「勃羅西洛夫的突破」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第一卷，內共十一章，尙只一開始，料想全書總有三四卷之多。另一部歷史小說是高魯布夫(В. Golubov)的「巴格拉辛」，這也是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故事。巴格拉辛是當時一員驍將，在莫斯科外圍鮑洛廷諾之戰役中很爲出色。高魯布夫這部小說雖以巴格拉辛爲書名，但故事則從拿破崙侵入俄國，直至莫斯科陷落爲止。作者寫巴格拉辛雖驍勇善戰而且熱愛祖國，但不能了解庫圖佐夫的戰略，他認爲鮑洛廷諾一戰是決定了莫斯科已——也就是俄羅斯命運的最後一着。他受了重傷，臨終時尙問莫斯科怎樣了。及致聽說莫斯科已經陷落，他就斷了氣了。

同一歷史題材，常常有好幾位作家用不同的體制來寫。例如「娜特士達·杜羅娃」的故事又有格拉特可夫(Гладков)據以寫爲喜劇「許多許多年以前」；而勃羅西洛夫突破的故事又有伊里耶·塞爾文斯基(Илья Селвинский)寫了篇劇本名爲「勃羅西洛夫將軍」。還有夏保伐倫可(Шаповаленко)規摹老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間的台尼沙夫的故事，(老托爾斯泰的台尼沙夫是以拿破崙戰爭當時的驍騎兵，兼游擊戰士，兼詩人台尼司·達復安度夫爲藍本，此人回憶錄傳世，又曾與英國大歷史小說家司各德通訊論交)，而寫了劇本「台尼司·達復安度夫」。這當然比老托爾斯泰的台尼沙夫更忠實於歷史了。

上述諸歷史劇和小說，已經譯爲中文的，記得好像只有劇本「蘇瓦洛夫元帥」一種。這倒不

止一個譯本麗尼的譯本已有單行本（上海雜誌公司版）。瞿白音所譯曾在桂林一期刊（似卽戲劇春秋）上登過。

六

蘇聯戰時文學的第三方面是描寫後方人民生活及工作熱忱的作品。後方和前方同樣緊張，這也是充滿了英勇壯烈的故事的。三年來，紅軍挺進千多公里，收復國土並解放了被納粹奴役的波蘭，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進軍南斯拉夫與捷克，今且包圍柏林，大軍四五百萬，戰線延長二千里，在這樣長的交通線，供應這樣龐大的軍隊，工作之艱巨而複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沒有後方的工人和集體農民和交通工人的可驚的努力，就不能保證紅軍的裝備和給養精良無缺而且及時到達前線。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幾百的作家是到前線去了，描寫前線的作品不可勝數；那麼後方呢，除了若干既成作家也有到後方工業區和集體農場收集材料而外，新的年青的作家（大都是在後方各生產機關擔任職務的）一時就興起了不少，使得蘇聯的期刊和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描寫後方的報告文學和短篇小說。

在這一類的作品和作家中，不能不提到潘文支夫(Perentsov)，格拉特可夫(Gladkov)，夏京揚(Shaginjan)，卡拉伐也娃(Karavayeva)。而潘文支夫的長篇小說「考驗」，格拉特可夫短篇小說集「變硬了的心」及「後方的戰士」——長篇小說，尤為卓越。夏京揚的「考驗」——「考驗」的題材就是英美人士所驚歎為「奇蹟」的蘇聯工廠（特別是軍事工業）的遷建。考